

涵芬樓古今文鈔

呂景端
書藏

涵芬樓藏

PDG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十五目錄

序跋類

序四

皇朝百族譜序 周必大

演繁露序 程大昌

松江水利圖序 范成大

通鑑紀事本末序 楊萬里

江西宗派詩序 楊萬里

胡忠簡公文集序 楊萬里

歐陽伯威胙辭集序 楊萬里

千巖摘藁序 楊萬里

雪巢小集序 楊萬里

誠齋易傳序 楊萬里

會稽志序 陸游

周益公文集序 陸游

雲安集序 陸游

范待制詩集序 陸游

晁伯咎詩集序 陸游

京口唱和序 陸游

進周禮說序 陳傅良

建隆編勅序 呂祖謙

漢輿地圖序 呂祖謙

張謙中復古編序 樓鑰

本草正經序 王炎

重編吳興志序 傅兆

大學衍義序 真德秀

傳家易序 郭雍

雍國虞忠肅公奏議序 劉光祖

丙丁龜鑑序 柴望

周禮說序 葉適

中興遺傳序 陳亮

禮記集說序 衛湜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序 李心傳

趙鑰夫宗藩文類序 魏了翁

蔡文懿公百官公卿年表序 魏了翁

致堂先生胡公斐然集序 魏了翁

彭忠肅公止堂文集序

魏了翁

攻媿樓宣獻公文集序

魏了翁

止止先生宇文公集序

魏了翁

書經集傳序

蔡沈

輿地紀勝序

李璫

注古文苑序

章樵

宗忠簡公文集序

樓昉

鶴山先生文集序

吳淵

橫浦雜稿序

徐鹿卿

賀氏先塋誌序

歐陽守道

通鑑地理通釋序

王應麟

漢制考序

王應麟

咸淳臨安志序

潛說友

馬伏劉氏譜系序

蔡模

指南錄自序

文天祥

資治通鑑綱目凡例序

王柏

蔡氏諸儒言行錄序

劉應李

交信錄序

謝枋得

祖唐臣愚庵序

王若虛

傷寒會要序

元好問

正統八例總序

楊奐

測圓海鏡序

李冶

大定治績序

王磐

楊紫陽文集序

趙復

通鑑前編序 金履祥

新註資治通鑑序 胡三省

文獻通考序 馬端臨

六書故序 戴侗

釋奠儀注序 張頌

莊周夢蝶圖序 劉因

續後漢書序 郝經

胡氏律論序 熊朋來

鍾鼎篆韻序 熊朋來

授時厯轉神注式序 楊桓

南唐書序 趙世延

國統離合表序 姚燧

春秋諸國統紀序 吳澂

服制考詳序 吳澂

陸象山語錄序 吳澂

元學士文藁序 吳澂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十五

侯官吳曾祺纂錄

序跋類

序四

皇朝百族譜序 周必大

君子之著書也。有心于勸戒。而無意于好惡。然後可以施當今而傳來裔。昔者世系之學。蓋嘗盛矣。姓有苑。官有譜。氏族有志。朝廷以是定流品。士大夫以是通昏姻。然行之一時。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何也。好惡害之也。是故進新門則退舊望。右膏粱則左寒微。進而右者以爲榮。榮則夸。夸則必侈。退而左者以爲辱。辱則怒。怒則必怨。以侈臨怨。則生乎其時者。悉力以逞憾。出乎其後者。貪名以自欺。此正倫所以鑿杜固。義府所以陷不辜。而無知如崇禎者。所以流涕于尙父之墓而不恥也。長沙丁公維皋。宿學者儒。慨然以譜牒爲任。未有聞而不求。求而不得。得而不

錄也。日裒月聚。殆且百家。而又推其源流。條其派別。自微以至著。由遠以及近。疏戚窮達。可指諸掌。如嘗從其父兄而友其子弟也。如與之同鄉黨而接姻連也。不亦博而知要也哉。維皋不鄙。謂余使序其首。余曰。書不待序也。然維皋之意。不可以不明。蓋世臣巨室。則必書。讀者可以知先烈之有貽。而思保其閥閱也。方興未艾。則必書。讀者可以知將相之無種。而思大其門閥也。至于四姓小侯。重茵疊衮。則知無兩漢敗亡之禍。勲臣勞舊。傳龜襲紫。則知無三世道家之忌。上以彰國朝人物之盛。下以爲子孫昭穆之辨。向所謂有心于勸戒。而無意于好惡者。不在茲乎。他日其得益多。其編益詳。上之太史。傳之薦紳。余亦將乞其副而寓目焉。對千客而不犯一人之諱。或可勉也。

演繁露序

程大昌

大學致知。必始格物。聖人之教初學。亦期其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麟雉騶鵠。荇蘋棠棣。豈遽是道。若未明八者之爲何物。八物之爲何似。而曰吾能得周南召南

之所以言。蓋望而知其爲罔也。是學也。先秦則爾雅。入漢則繁露。其後轉而爲釋名。廣雅。正謬。刊誤。皆小學也。而論事譚理者。必稽焉。如辨方正位之不容不仗土圭也。五三而上。制器備物。人以爲道。故爾雅得與經比。繁露以下。旣襍載後世之制。則其書往往晦伏不揚。此貴耳賤目之失也。對道而言。則有迹者爲器。本事而論。則有質者爲物。何口限古今而論深淺也。以仲舒之識。精通天人性命。而繁露之書。事物名義。悉所研極。苟其未及仲舒。顧可忽而不竟歟。余嘗有意于是。而聞見不博。且目力窮于應物。未能極欲。間因閱古有見。不問經史稗說諸戲。苟從疑得釋。則遂隨所遇。纖簡亟疏。錄以備忽忘。雖不皆關涉治道。而會心遠已。棄之可惜。因加凡最而并輯之。題其帙曰演繁露。以便尋繹。非敢自列于董氏。以其董出而董名之。自識其意焉耳。韓退之曰。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誠可惡矣。然有退之之學。則可。無退之之學。而遺迹談虛。恐援據所及。金根金銀。或相貿易。益可赧矣。淳熙庚子正月。新安程大昌寓吳興書。

松江水利圖序

范成大

竊謂天人之理必相因。而其力亦常相半。人事已十五六。則其不可奈何者。當歸之天。在人者未盡。不幸遭遇。便謂天實爲之。此不待智者知其不然。蓋嘗與老農計之。欲爲救災捍患之術。其大概有二。曰作隄。曰疏水。其小概一。曰種菱。今之勝岸。率去水二三尺。人單行猶側足其上。坎圻斷裂。累累如蹲羊伏兔。佃戶貧下。至東作時。舉質以備糧種。其勢無餘力。以及畚畚之工。婦子持木杵。探污泥。補綴缺空。累塊亭亭。一蹴便隕。謂之作岸。實可憐笑。雖殫力耕耘。而不念四維之不足恃。秋水時至。相以飄風。莫之障防。與江湖同波。農人轉徙而他。明年或能歸業。或召新租。事力愈薄。鹵莽增甚。長民者不爲檢校。沒世窮年。永爲曠土。今宜攷紹興二十八年以來被水之由。其邊鄰湖瀆。土人所謂搭白之處。增築長隄。使高五六尺。基廣七八尺以上。秋冬之交。潢潦乾涸。手足所及。土皆可取。閱春夏半年。至秋雨風潮。土已堅定。草茅生之。可恃爲安。較之臨時補綴。相去遠矣。至于夫力。則同頃。

共利者不殊。如一頃之田。南高而北下。水必先自北入。北邊有田之人。固當悉力。三邊衆戶。亦合併工夫。有田無岸。水平入之。輒復罪歲。誠可太息。蓋作隄之說如此。崑山之田。號爲下溼。數十年前。十種九撈。自趙霖鑿吳松江積潦。三十年來。歲無荐饑。今吳松之利自若。而邑中諸港。頗有堙鬱之處。一二里間。斷絕有之。今宜行視。凡出水之港。皆決而疏之。使水得肆行無留。用工甚少。效驗立見。而隄岸始爲田用。蓋疏水之說如此。江東圩埂高厚如大府之城。舟行常仰視之。竝驅其上。猶有餘地。至水發時。數十百圍。一時皆破。其有菱葑外護者。則往往獨存。蓋其紛披搖曳。與水周旋。而不與之忤。比其及岸。已如彊弩之末。狂怒盡霽。菱之能殺水如此。崑山附田。故皆有菱葑。近歲騎軍就牧。斬刈殆盡。陂澌漫生之菱。不可以頃畝計。獨令赦附隄者猶不乏。軍興宜與主將通知利害。明立表識。使樵斤無得過此。菱所不產處。卽置葑田附之。三說具舉。無遺策矣。此非有隱情奧理。待探蹟而知。州縣屬吏有解事者。使躬行阡陌。不三日間。利害皆在目。今誠因農隙稍捐倉

粟以助作者。此命一下。見其懽然翁從。指顧而成矣。

通鑑紀事本末序 楊萬里

初余與子袁子同爲太學官。子袁子錄也。余博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後一年。子袁子分教嚴陵。後一年。余出守臨漳。相見于嚴陵。相勞苦。相樂且相楸以學。子袁子因出書一編。蓋通鑑之本末也。余讀之。大抵舉事之成以後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作窅而櫟。其究遇而邇。其于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之方也。余每讀通鑑之書。見事之肇于斯。則惜其事之不竟于斯。善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繹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義。如海之汜。蓋編年繫日。其體然也。今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旣。而繼之以歎且泣也。嗟乎。由周秦以來。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國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蓋安史之亂。則林甫之爲也。藩鎮之亂。則令孜之爲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源。則

得其醫之方矣。此書是也。有國者不可以無此書。前有姦而不察。後有邪而不悟。學者不可以無此書。進有行而無徵。退有蓄而無宗。此書也。其入通鑑之戶歟。雖然。覲人之病。戚人之病。理人之病。得人之病。至于身之病。不憚焉。不諱焉。不醫之拒焉。不醫而繆其醫焉。古亦稀矣。彼闇而此昭。宜也。切于人。紓于身。可哀也夫。淳熙元年三月戊子。廬陵楊萬里序。

江西宗派詩序

楊萬里

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云。江瑤柱似荔枝。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聞者。憮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憮然也。非憮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憮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后山。而況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鹹異和。山海異珍。而調肺之妙。出乎一手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大抵公侯之家有閥閱。豈惟公侯哉。詩

家亦然。婁人子崛起委巷。而一旦紆以銀黃。纓以端委。視之言公侯也。貌公侯也。公侯則公侯乎爾。遇王謝弟子。公侯乎。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當能別之矣。昔者詩人之詩。其來遙遙也。然唐云李杜。宋言蘇黃。將四家之外。舉無其人乎。門固有代。業固有承也。雖然。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味。二其味。一其法者也。蓋嘗觀夫列禦寇楚靈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行地以輿。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獨御風而行。旬有五日而後反。彼其于舟車且焉乎待哉。然則舟車可廢乎。靈均則不然。飲蘭之露。餐菊之英。去食乎哉。芙蓉其裳。寶璐其佩。去飾乎哉。乘吾桂舟。駕吾玉車。去器乎哉。然朝闐風。夕不周。行入乎宇宙。忽然耳。蓋有待乎舟車。而未始有待乎舟車者也。今夫四家者流。蘇似李。黃似杜。蘇李之詩。子列子之御風也。杜黃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神于詩者與。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于詩者與。嗟乎。離神與聖。蘇李蘇李乎爾。杜黃杜黃乎爾。合神與聖。蘇李不杜黃。杜黃不蘇李乎。然則詩可以易而言之哉。祕閣修撰給事程公。以一世儒先。厭直而帥江。

西以政新民。以學賦政。如春而暖。如秋而肅。蓋二年如一日也。迨暇則把酒賦詩。以黼黻乎羹軫。而金玉乎落霞秋水。嘗試登滕王閣。望西山。俯章江。問雙井。今無恙乎。因謂曰。江西宗派圖。呂居仁所譜。而豫章自出也。而是派之鼻祖雲仍。其詩社止于逸。非闕與。于是以謝幼槃之孫源所刻石本。自山谷外。凡二十有五家。彙而刻之于學宮。將以興發西山章江之秀。激揚江西人物之美。鼓動騷人國風之盛。移書余曰。子江西人也。于序斯文者。不在子其將焉在。余三辭不獲。則以所聞書之篇首云。

胡忠簡公文集序 楊萬里

故澹菴先生資政殿學士忠簡胡公。中興人物。未能或之雙也。紹興戊午。高宗皇帝以顯仁皇太后駕未返。不得已以大事小。屈尊和戎。先生上書力爭。至乞斬宰相。在廷大驚。金敵聞之。募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敵騎不南者三十年。昔魯仲連不肯帝秦。秦軍聞之。卻五十里。後人疑